



卦师

■ 寂石 (河北)

以前,我只不过是一位卖些针头线脑的小贩,起早恋晚姑且不说,还挺忙碌辛苦,利润也少得可怜,勉强勉强强养家苦度日月。

一天,卖货归来,途经黄土岗一段崎岖山路,在路边杂草丛中意外发现了一堆白色骸骨,看其形状,我敢断定,人骨无疑。我从小深受母亲的影响,虔诚信仰佛教,一向都是与人为善,在生意上也是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更加看不惯世间许多不平之事。于是,就停下脚步,放下肩上的货箱,把骸骨简单收敛一番,非常吃力地用手挖了个坑,将骸骨掩埋起来。

到家时,已经是长庚西照,老伴早已做好饭菜,我净过手,便开始与家人一起吃饭,尽管是粗茶淡饭,但一家人和睦、恩爱、体贴,其乐融融,倒也美满、幸福。

一天走街串巷下来,身体确实有些疲劳,我不禁喟然长叹,唉——,总的说来还是年龄不饶人啊!吃过晚饭,我坐在自家暖和舒适的土炕上,跟家人说了一些白天有趣的见闻,就早早躺下休息了。

夜半时分,忽然听见有

敲门的声音,我披上一件外衣下炕,边走边嘀咕道,都这么晚了,是谁呢?打开房门,只见一位风度翩翩的卦师走了进来,他进屋后不由分说就朝我深施一礼,说道:恩公啊,实不相瞒,我生前原本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卦师,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伙土匪劫杀,掐指算来已十年有余。今天有幸巧遇恩公,将我尸骨掩埋,终于入土为安,使得我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为了报答恩公,建议您以后就不要再去做那些针头线脑的小生意了,摆个卦摊儿,去给人们卜卦吧。我一脸茫然无措的表情,思考了片刻,才说:“好是好,不过,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再者说了,我对算卦这门营生更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卦师就和蔼可亲地笑了笑,说道:“无妨无妨,恩公,您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剩下的事不是还有我吗。”

我翻了下身,醒了,原来是个梦。第二天,我果然不知天高地厚摆了一个卦摊儿。我端端正正有模有样地坐在卦摊儿前面,看其阵势倒还挺像那么回事。平心而论,我心里却是七上八下一

点谱儿也没有。卦师早就看透我的心事,他就及时地鼓励我说:“恩公啊,不用紧张、害怕,一切有我在这里压阵呢。”

倒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我接的第一单生意是一位朴实、忠厚的老年农民,农民姓吴,老吴家里唯一的耕牛昨天晚上给丢了,眼下正是农忙时节,节令不等人啊!丢了耕牛,老吴就好像是一位断了手臂的废人,一时间就没有了主心骨儿。

老吴“有病乱投医”,他歪打误撞来到我的卦摊儿前,态度诚恳地请我算一算耕牛是不是还有希望找回来。我沉吟不语,正不知如何应答的时候,卦师悄悄告诉我:“恩公,不要慌,您就这样跟他讲,他的耕牛最多不出三天自然有人送回来的。”我如今已经是骑虎难下,就好像是一位可怜兮兮的傀儡,也只能鹦鹉学舌按照卦师的意思向老吴又重复了一遍。老吴听了,他的鼻子差点没有被气掉,说道:“你这算的是个什么玩意破卦,世上哪里有这等好事。”我干咳了几声,神情肃穆地说:“心诚则灵,我的卦一向都

是很准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三天以后自然可见分晓。”说完,我双目紧闭,尽最大能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惶恐与不安。

老吴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思忖了一会儿,觉得我的话似乎也有几分道理,看我神态,好像也不是那种蒙骗人的主儿,反正三天时间并不是三年五载般漫长,很快就可以验证结果。老吴无可奈何地看我一眼,丢下卦资就走了。

三天以后,老吴家那头耕牛果真奇迹般地回家了,送回耕牛的人是老吴的外甥狗娃,这天,是吴镇大集,狗娃一大早就起来去赶集,半路上巧遇老吴家的那头耕牛,耕牛当时正在山坡上吃草,十分悠闲的样子,狗娃喜出望外,集市也不赶了,牵着耕牛径直朝老吴家奔去。

老吴兴高采烈地前来向我道谢,并且又付了一份厚重的酬金,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说是一位挺不赖的卦师!

就这样,在卦师的帮衬下,我在方圆几十里名气大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来。



生命之源 摄影 | 宁琳净 (广西)

高价买老骡

■ 蔡永平 (甘肃)

爹终于凑齐了够买一头骡子 400 元的钱。

爹领着石头去集市,从市场头瞅到市场尾,又从市场尾瞄回到市场头。

爹站在一头黑骡子前,牵缰绳的瘦高汉子凑上前:“老哥,骡子八岁口,膘分好,下地拉套正当年呢!”爹摸摸捏捏骡子的臀部,摇摇头离开了。

爹对石头说:“那骡子屁股肉不瓷实,干活没力气。”

爹围着一头灰骡子前后左右看。蹲在一旁抽旱烟锅的络腮胡子,咧着厚嘴唇说:“老哥好眼力,这骡子个头

大,腿壮,干活肯下力。”爹眯着眼点头,俩人伸出指头比画一阵,爹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爹对石头说:“好骡子,可价钱高了。”

市场角落里,一头土黄骡子,身架不大,毛发贴在身上,爹停住了脚步。一个围着褪色蓝头巾,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双手摩挲骡子,骡子用脑袋蹭着妇女。

爹问妇女:“大嫂,这骡子咋卖?”妇女抬起脸:“大哥,我急着用钱,这养了二十三年的老骡子,您,给个价吧!”

爹绕骡子转一圈:“这

骡子好,四百,中不中?”妇女瞪大了眼:“大哥,高了!高了!!”爹呵呵笑说:“不高,就这么定了。”爹拿出钱,递给妇女,妇女连声道谢,揣上钱走了。

石头撇嘴翻白眼:“爹,你这是咋了,高价买老骡?”

爹望着远去的妇女:“孩子,这妮子的丈夫前几日为救邻居的孩子,被坍塌的石墙砸伤了,重得很。我们买老骡子帮她,帮人要帮急呢!”

爹提起缰绳:“你闻闻!”

石头凑近,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沉默的父亲

■ 艾文章 (山东)

每次打电话我发现父亲越来越沉默了他不再唠叨小麦的收成玉米的长势

棉花的丰歉也不再提他的高血压糖尿病

风湿疼痛一日三餐就连父亲平时最爱说起的小村里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如今也很少听到这多少让我有点不安慰忽然,千里之外的那端

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震得我握电话的手

至今还在颤抖

楝树开花

■ 秋石 (天津)

一树紫色的云团
擦亮心的旷野
仿佛他乡遇故知
仿佛季节在宣读火热的誓言

夏天是一把明晃晃的刀
我是磨刀的人
白天磨出太阳的肋骨
夜晚磨出月亮的肉身

从斑鸠的叫声中打马起程
一手提着闪烁的萤火
一手拎着悦耳的蛙鸣

忽然想起父亲的话——
楝树开花不做活
蓼子开花急跺脚

还等什么呢?从明天起
垒灶劈柴,种谷点豆
做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心无旁骛的人

春风低过了苔墙

■ 晓卫 (安徽)

青瓦白墙下滴落雨水的你
代表着磁性的江南
你画笔下的翠绿池塘边
站着两个嬉戏的孩子
而青石板街里流淌着我们的时光

蒲草里千万只水鸟飞过村庄
依如我一样的倔强少年
追逐水流到更远
去寻觅万里外的海洋

我又会给你提起雨水
都是关于徽州你的记忆
雨水嘀嘀嗒嗒
漫过整个季节的梅雨
春风低过了苔墙

顺着水意
杏花细雨里女孩
袅袅婷婷走来
相遇总想会陌上开花
去黄昏里牵出白马
夜下如水的月色里
收集星光、吐露出许多情话

在沉寂的语言里我是你沉默的黄金

■ 凌之鹤 (云南)

我本是我自己。我愿意做好自己
无论生死,没有选择,这个问题
比哈姆雷特更复杂。总有那么多
命题

还有那么多事情,要求我扮演
别的角色。尽管演技拙劣
我知道比黄金更闪光的是碎玻璃

比君子更容易得志的是小人
我如此平凡,幸好还有诗歌文章
让我意外偶露锋芒。在沉寂的
语言里
我是你沉默的黄金,因为拒绝权力

和利益的教诲,我一直被才华
深埋于命运的山谷,不为人知
直到你惊鸿一现,我才能走出黑暗